

谁向秋霜明镜里 一花一叶悟兴亡

——试论文廷式及其诗

曾文斌

(萍乡学院, 江西萍乡 337000)

摘要: 本文概述文廷式及其诗之特色, 用道希两句诗作点睛。全文两部分, 前者着重论述晚清时代及道希价值取向, 显示他如何造就成天造地设的诗人。后者主要论述芸阁诗的史诗价值及其敏感的易代意识, 凄苦的遗民情怀, 使诗作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兼论他对传统诗歌的突破与创新。全文力图将人与时代、人与诗相糅合介绍给读者。由于字数限制, 紧要处点到即止, 对尔后系统研究道希诗具有总纲性质。

关键词: 诗史与史诗; 遗民意识; 厚重历史感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49 (2014) 04-0047-07

一、一花一叶悟兴亡

文廷式(1856-1904), 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 又字芸阁(亦作云阁), 号纯常子, 罗霄山人等, 江西萍乡望族。祖父文晟, 历广东州、府、县十四任, 为嘉应州知州。咸丰九年(1885)太平军攻城时巷战殉难, 谥壮烈。祖母系乾隆五十四年(1789)探花、吏部右侍郎刘凤诰次女。父文星瑞署罗定直隶州知事, 分巡高廉兵备道。文氏生于潮州, 少长岭南, 为岭南大儒陈澧入室弟子。光绪八年(1882)中顺天府乡试, 嗣后浮海泛江, 出入京都, 结交赣、湘、沪、甯、鄂名流, 读书会友, 亲历社会, 观察时势, 在京“名动公卿, 有小刘金门之目”(钱仲联《文廷式年谱》)。到十六年(1890)35岁时, 一举擢巍科, 跻鼎甲, 授翰林院编修, 历国史馆协修, 见知于光绪帝。十九年(1893)以宸断特派充江南考试副官, 二十年大考翰詹, 光绪帝亲拔为一等一名, 超擢翰林院侍读学士, 兼日讲起居注官, 署大理寺正卿。道希才雄气猛, 遇事敢言, 政治能动性较强, 又有“那信寒威折虎牙”的胆识, 成为帝党中坚、清流新锐。甲午战争中, 他坚定主战,

前后连上60余道奏折, 内攘权奸, 外拒和约, 并联合朝野上下, 形成一股御外侮、保疆土的浩大声势和力量, 借以支持光绪亲政。这种结集群力干预朝政的政治运动在有清一代中罕见。道希又列名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创办的强学会, 为慈禧所深忌。二十二年(1896), 在后清流大清洗中, 遭黜归里, 成为逐臣。戊戌间, 又暗中聚结力量, 支持变法维新, 险遭不测。旋又匿迹江湖, 东走日本, “藏身无尺木, 坠翮警空弦”(《答沈子培刑部寄》)。他一生出处行止, 大致有四个中转站: 广州、北京、上海、萍乡。岭南是他的发祥地, 奠定了他乾嘉学派的深厚学术根底, 并开始结交天下士, 熟悉官场, 为他入仕途作充分准备。翰林六年, 是他政治生涯的辉煌顶点, 又正值中国存亡危急之秋, “坠翮”是必然的。以他40岁削职为界, 从此永别了京都, 也不再入岭南。晚清的上海是个巨大的磁力场, 中外汇合, 龙蛇杂处, 仁人志士都厕迹其间。文廷式在历经风雨后, 屏居沪渎, 与各色人等来往, 却洁身自守, “生怕秣罗尘染, 黄昏深下犀帷”(《清平乐》)。晚年从禅理中求解脱与超脱, “潇洒老夫潜”、“有梦即渔蓑”

收稿日期: 2014-05-13

作者简介: 曾文斌(1931-), 男, 江西丰城人, 教授, 研究方向: 古代文学。

(《洗心篇》)。终于归骨萍乡,洒然猝逝乡里,冥冥中似有宿命。

道希生活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体制根本转型期,不仅仅是亡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更是几千年统治意识中王纲解纽,帝制终结的时代。文廷式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交递、矛盾纠结、方生方死的夹缝中。他短促的一生,经历了晚清半个世纪中所有的兵燹、战乱、政变、流血等内忧外患。孩提时就“透迤兵刃间,得活竟分秒”。文氏在《畅志诗》中,加了个极富传奇性的“注”,叙述两件事。一是嘉应州被太平军围困,援兵不至,壮烈公文晟决心与城共存亡,独令媳彭氏携四岁孙廷式逃出重围奔潮州,曰:“余此孙将来有用,一代管一代,不留汝同殉也。”再是文氏七八岁时,其父星瑞署罗定州,赴穗请饷,太平军骤至,防御空虚,其母彭夫人遣散幕僚,曰:“吾家人应死,诸君何苦?”并作了全家自裁准备。幸幕友李君部署州兵千人守城,用疑兵计却敌。两次锋镝余生的经历,是文廷式有关人生价值的童年第一课,两代人尽忠守节的言传身教,使他终生刻骨铭心,文廷式一直以南宋信国公文天祥的后裔自居,日本友人也这样称誉他。庚子春,文氏东游时省轩龟谷行赠芸阁七古长篇,首四句是:“千秋赫赫文信国,丹心要扶宋社稷。芸阁先生公裔孙,奇材超卓嗜翰墨。”日本汉学名家内藤湖南访华时,赠文廷式七律次联是“两宋名臣钦乃祖,九州人物见夫君”。野口宁斋在病中神志恍惚作的“幻游”诗更将文天祥与道希祖孙父子并列:“信国三生存正气,专城(文晟)一死想英姿。声清凤子(星瑞)毛殊丽,材逸桐孙(廷式)爨更奇。”道希本来就抱负奇伟,有澄清天下之志。世宦出身,先辈忠烈,又君臣有遇合可能,都是文廷式治国、报国、救国的巨大合力。却偏生于末世、乱世,外有船坚炮利的强乱窥伺,内为毒后孱主权臣。慈禧两次清洗清流已是朝廷无人,戊戌政变,光绪幽囚,六君子遭难。到庚子义和团蜂起,联军入寇,帝、后西奔,清廷已“鱼烂国将墟”(《哀许侍郎、袁太常》)。正如盛宣怀在给沪上友人电中所称“大厦非竹头木屑所能支也”(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东游日记》)。富于政治敏感的文廷式,对清廷政治生机从萎缩、恶化到斫尽,已是逐步看清,不存幻想。他后期诗中常流露出遗民意识。由于他家三代仕清,坚守“重名节”的家风,另事新主(如徐世昌),转向革命(如梁启超)都不大可能。但又毕竟易世时

移,西风东渐,他的思维在近现代之间,已懂得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看清廷,所以他不会像明末翁介儒士黄道周那样以文天祥式殉明自收成局。事既已不可为,只求远离政治,退居林下。正如他向挚友陈三立的真诚表白:“谪居不望濯龙门,幻梦初回恶犬村。四海久嗟秦客赘,一廛宁避楚人喧。”(《门存倡和诗·偶书》)

政治上既回天乏术,还可以从事撰述。道希天性嗜学,无书不读,也无处不读书,光绪八年(1882)文氏27岁时便有撰述之志,开始作《辽金元三朝会要》。他壮年时写的《古诗·驱车出门去》,正是抒写对出路的反复寻思较量:是在死寂阴冷的政治生态中作“孤光”,还是回归“文字”里(指撰述)安身立命?他几乎一生都在二者间徘徊。道希是菊坡精舍高材生,所遵循的治学道路,正是岭南学派钱大昕、陈澧所奠定的,即培养通才通识,砥砺人格,作“闳通淹博”的一代通儒。他天赋极高,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兴趣又极广泛,一生“沉酣百家学”(《听雨》),对史学、小学、佛学都有较深涉猎和卓越识见,却也往往点到即止,又转向其他,形成治学的驳杂,年轻时就有“杂家”的称号(见钱仲联《文廷式年谱 光绪十三年》记载)。沈曾植在《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君芸阁墓表》中,主要从清学术史角度总结文氏巨大成就,盛赞他治学广博,识力高超,功底深厚,堪称“有清元儒,东洲先觉”。却也委婉指出:“窃尝以为,先汉微言,东京纬候,魏晋玄风,宋元儒理,以君积学所识,专精一业,无不足以名家。顾君以资平议而已,终不屑屑纂述。君才于史学为尤长,穷其所至,亭林竹汀,不难鼎足,晚亦颇有意于是,而日薄崦嵫,盛业不究竹帛所存,千佰什一。”他存世的40卷《纯常子枝语》,是一部涉猎广博的读书笔记,钱仲联先生为其刻本作序,尝试概括它内容的方方面面,也只能叹“沉沉伙颐,方之往古,盖伯厚、亭林、辛楣诸家之流亚也”。将道希拟于王应麟、顾炎武、钱大昕之列,评价极高。

芸阁诗词中喜以扬雄设喻,扬雄是西汉末罕见的兼才,大学者、思想家、词赋家,却生逢乱世,遭遇坎坷,愤世嫉俗。王莽称帝后,扬雄因校书“天禄阁”受牵累,投阁几死。道希对扬雄作《太玄经》情有独钟,诗词中反复使用,如“寂寞草玄坊局冷,他时谁讯子云亭”(《为徐菊人同年题<北江旧庐图>其二》);“草玄不谓时人识,窃恐扬云志已疏”(《春

阴》：“寂寥千载事，应在太玄经”（《洗心篇》之六）。是自喻、自宽，也是自解。道希是晚清兼才，也确有撰述意图，惜“日薄崦嵫，盛业不究”，遗编散落，至今没有全面汇集整理，令人叹惋。

政治、学术之外，道希另有一个更合自身特色的安身立命之处，即是词章。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文廷式”条末引方湖注：“芸阁于甲午战役后，与先公遇于沪上，叹曰：‘时事不可为，还是词章为我辈安身立命之地。’又太息曰：‘人生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后一句与清赵翼“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诗》尾联）同调。道希有天赋的诗人气质，政治上知几及微，情愫上遇事生感，触物便惊，蒿目时艰，处处是诗境、诗材。他更好玄思冥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诗情勃郁，才华又足以驾驭，不致泛滥。加上诗人禀赋非凡，他明知“诗人死骨万丘山”（《论诗》其二），而这“万丘山”中的词汇、典故、手法、章句，都融溶胸臆，且“烘炉自有陶钧术”（《论诗》其一），经过陶冶、熔铸，化为自身血肉，落笔便有出处，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其童年锋镝，青年漫游，壮年流亡，晚岁栖迟，所遭遇的“人生之祸患”，终成“词章之幸福”。总之，道希的遭逢、雄才、猛气、深情、积愤，最适于用诗词表达，他是一个天造地设的诗人。

文氏存世诗六百余首，题材有极大的包容性，赅括了当时动荡的政坛，乱离的现实和文人们的生活领域，而表现时局艰危，发挥政治郁闷，是他大部分诗作的主题和基调。诗人《落花诗》之十云：“万里河山歌舞地，百年门户绮罗香。”到道希时，“万里河山”已不堪回首，而文氏家族从壮烈公文晟开始的“百年门户”也正趋衰落。诗人以白头思悟式的猛省作结：“谁向秋霜明镜里，一花一叶悟兴亡。”这六百多首诗，正是诗人“悟兴亡”的“一花一叶”。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劫难，诗人的忧患经历，彷徨苦闷，探索追求，玄思冥想，都能在他的诗中找到或隐或显、或直或曲的表达。苟将其中所反映的史实，按诗作大致的创作年代编排，便是一部用诗叙写的晚清时代巨变的风云史，也是诗人自我心灵嬗变的思想史。

作为时代风云史，又集中在反映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动乱的诗作中，内乱外患，相互纠结，互为因果，促使清廷颠覆。当忠良遭戮，京都陷落，帝、后逃窜，亡国在即之际，道希挥笔“愤吟”，沥

血陈情。如七律《愤吟，效韩致光》《哀许侍郎、袁太常》《江行舟中感事》《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四首（均见拙注《文道希遗诗选注》），忠愤之气，喷薄而出，如此直率迫切，以诗志痛抒愤、表哀记难，情感灼热之佳作，在光宣朝诗人中并不多见。但更多诗作是借事抒感，曲折隐晦，手法之多，具见本书注析。那些以首联二字作标题的七律，如《闻道》《八表》《春阴》《平明》等等，或借比兴喻时事，或以古典表今事，既是诗史，也是诗人内心绸缪纠葛、冲突追寻的思想史。后者在诗人的三大组诗中，更有集中地反映。如道希37岁在京作的《畅志诗》十首，是他入翰林时的反思内省。诗人以“诗传”形式，表述自我家世、思想志趣、价值取向、抱负襟怀、朝政士气、矛盾忧虑。虽夜气如磐，但清廷还未露败征亡兆，希望与失望并存。诗人所希冀和追求的是像西周名臣仲山甫那样为君辅弼（其三），作者以传统的贤臣形象出现在诗中，他本质上是政治家。庚子时写的《落花诗》十二首就不同了，诗人用隐约、朦胧的比兴手法，将中国诗歌传统中“落花”这一悲剧性象征符号，寄寓了政治衰败、国家颠危、美人凋殒、山河惨淡、生命凄迷等丰富意蕴。如作为全诗序幕的第一首前半：“三月春光已路歧，夕阳欲下故迟迟。风云将起天犹醉，荆棘满庭人未知。”落笔便点出政治风云和清祚将尽景象，表现晚清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非人力所能回春。整个组诗写得凄迷婉约，如怨如慕，哀感顽艳，成为诗人七律的冠冕。《病中读黄浦七夕洗心篇慨然有作》十二首，写于清廷即将倾覆时，“积雪埋千嶂，荒风隘九圻”（其十），象喻国土将沦亡，生机已耗尽。自己也“抟飞霄路迥”（其二），已不能奋飞了。至于“瑶检谁封禅，元圭或告功”，鹿死谁手，谁告成功，只有由它去。“南荣晞发后，倚枕听秋虫”，兴亡易代只在“秋虫”声里。这十二首诗应和《落花诗》对应看，它没有《落花诗》那样的迷离凄楚、哀怨缠绵，但在同样的深邃幽渺中，更饱含看透人生的哲理禅机，诗人反复喻述的是在精神上寻求较为彻底的解脱与超脱。三题组诗创作的时间，前后间隔10年，《落花诗》（庚子，1900年）与《洗心篇》（壬寅，1902年）相隔只一年，诗人从悲苦到解脱，正是思想成熟的表现。一年后（1904年），诗人猝逝。再四年（1908年），孀主毒后，纠缠了一辈子的母子冤家同归于尽。又三年，幼主逊位，268年的大清随同两千余年的帝制彻底终结。正是这乾坤易变、天

崩地坼的独特时代,造就了文廷式这样集维新政治家、贯通淹博的杂学大家、卓有建树之词家、诗人于一体的传奇性人物,跨在近代与现代交替线间的伟士。

二、可怜无古亦无今

中国传统士人价值取向集中在事功、道德、学业、文辞四个大方面。道德、学业是必具基础,也是士大夫的底线原则,事功(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与实践)、文辞(撰述与创作)则关系到一生贡献大小。传统无职业诗人,一般视诗词为余事。道希壮年时的《畅志诗》所反复表达的正是士大夫之大者、远者。晚年他以诗词为安身立命处,已是“时事不可为”,只能“借辞翰以传千古”(《知过轩日钞 评曹植语》)。文氏挚友陈三立在《文学士遗诗序》中追叙他事功上的失败并下定论:“君激世变,益究中外之务,凡时政得失,列位贤不肖,慷慨陈论,指斥权贵人尤力,为所侧目久矣。及肇宫闱之隙,狙新旧之争,务归罪于君,媒孽构陷,屡欲挤之死地,脱身走日本乃免。夫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自古贤人才士,怀负奇伟,动与祸会,遭戮辱屏弃摧落者,不可胜数。况厄于一时,愈伸于百世,是岂足道哉?”这段话正是从政治家的角度,高度肯定挚友为“怀负奇伟”之“贤人才士”。然后转向“遗诗”:

“君撰述宏富,诗词特鳞爪耳。然君博极群书,诗乃清空华妙,不扞摕故实自曝。”也许伯严未料到,道希“伸于百世”、让后世想见其为人者,恰恰是藉这政治家之“鳞爪”。他的弟子叶恭绰,是道希诗搜集、整理、刊刻者,在《文道希先生遗诗序》中,强调不能“以诗人之作”看待其师诗词:“昔陈右铭先生读师《水龙吟》词,谓非文人所能长。师之诗,何莫不然?盖信乎非世之诗人之作也。”接着指出:

“清社之屋,西朝(慈禧)实尸其咎”并作出历史假设:“使师当光绪中叶,得行其志,以其间斡回时运,收拾人心,开通风气,则戊戌庚子以迄辛丑诸役,或竟弭而不发,未可知也。计不及此,徒使论者以人之云亡致慨于邦国殄瘁,而师之感时忧世之抱,悲愤牢骚之况,乃仅流露于纸墨间。呜呼!以师为文人,或轩轾于甘陵、洛蜀间,以师拟于急功近名之列者,斯真一孔之见也。”这历史假设,既是为阐述其师“斡回时运”之政治能量;更是为突出其师流露于纸墨间的“感时忧世之抱,悲愤牢骚之况”,不宜以普通文士之作看待。《序》结尾遐庵举《孟子》“知人论世”说再次强调:“余论及此,亦

欲后之诵师诗者,于清末时局有所考焉。其所得将有出于诗之外者,至于师之诗所以为工,或亦因是也。”陈、叶二序首先陈文氏事功不遂,突出他政治家的身份,道出了文氏诗词创作的内在动因及其独特价值。道希题画龙长句本系自嘲:“鳞爪凭人想象间。”现试就这位政治家的“鳞爪”作些探析。

(一) 道希诗中优秀作品的史诗价值

史诗价值并非单纯以诗证史,如前举直接或间接的抒愤表痛诗;或如他的《立春杂咏》、《拟古宫词》等大型组诗,“多涉同光掌故”(王庚《今传是楼诗话》),能以诗补史之阙。史诗固具备史料价值,但根本在于它表现大局,见微知著,能显示时代本质、历史趋向,具有卓越的史识和判断。如七律《观报》二首,抒写的是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大事,戊戌前内外形势,尽在其中,第二首结尾:“乔木高原两不支”。表达中国海防、塞防全失,国将不国。又如《夜宴伯希祭酒意园》七古中:“古来金谷耽荒宴,青春白日欢无倦。宾客常招越石豪,后堂更有翮风情。祇解珊瑚种作林,那知铜狄秋风变。”该诗写于十五年(1889)光绪甫亲政,清廷未露败征,盛昱又正是“金闺彦”。诗人铺叙夜宴繁华,表现当时官场侈靡,和时代风尚,“铜狄秋风”之喻,显示了文廷式高度政治敏感和预见。这诗可与他的《读韦端己集》诗并读,“解恨咸通当日事,始知端己是诗人”。道希正是“端己式”的诗人,故能同明相照,“隔世相怜弥怅惘”;又引起陈寅恪先生对道希的“隔世相怜弥怅惘”,这便是史诗的力量。道希集中这类诗颇多,他的三大组诗《畅志诗》“其六”的“洞庭广张乐,灵爽纷如织。庸知清角声,惊起天鹅翼”。“其七”的“王母倦披图,徘徊宴清丘。折轴陟危阪,凛然不可留。”《落花诗》“其四”的“运去六龙成代谢,年衰八骏岂重来?”“其六”的“明皇富贵惊秋雁,炀帝头颅殉冷萤”。《洗心篇》“其五”的“有时天醉醒,莫问道污隆。瓠落庄生圃,榆生汉帝宫”。“其十”的“淮海微禽化,深惭达者机。久疑天不语,方信海能飞”。这些诗中所蕴含的兴亡之兆,盈虚之理,变化之机,都含史诗性质。特别是作者一些读前人集之作,涵蕴深广,如《题陶渊明集后》,通篇不涉陶诗,纯从政治着笔,“举杯忽劝长星酒,宝鼎已落他人手。彭泽宰官先见机,五斗折腰吾自归”。兴亡之速,知机之神,发人猛省。读《元遗山集》“其三”:“百年阅历沧桑局。”“其四”:“奎輿已出青城道,玉辇翻幽碧照堂。”其中所蕴含宋金覆灭

对照，历史翻覆规律，读来令人心灵震撼，不能自己。就是一些短章也具史诗涵量，如道希东游的《樱花绝句四首》“醍醐故事无人记，独对繁花唤奈何”（“其二”）的深层问题；“如此仙山真缥缈，玉环金钿倘归来。”（“其三”）的深沉含义；“独立无言桃李外，夜来风露立高寒”（“其四”）的象征寓意，都极耐人思索。《夜坐向晓》之二：“遥夜苦难明，他洲日方午。一闻翰音啼，吾岂愁风雨。”诗人风雨鸡鸣的自励，与排除华夷畛域，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和待旦信心，含义丰富，极大超越了短章容量。他的《落花诗》之十末句“一花一叶悟兴亡”，“一花一叶”的情节都可证史，关键在于“悟兴亡”，就高出“诗史”一筹，升华成“史诗”了。

诗作如此，关键在于作者是谁。道希为日本诗人永井禾原《西游诗续稿》作序称：“当波谲云诡之时，不有畸人抱坠绪而咏之，诗其废乎？”（见《和禾原君韵》注1）道希就正是这“抱坠绪而咏之”的“畸人”。前引陈三立序中称：“尝推为独追杜司勋，波澜莫二，即身世漂泊，亦颇肖似之，此可悬诸天壤，俟定论者也。”杜司勋，即晚唐杰出诗人杜牧（830—852），字牧之，曾任司勋员外郎，诗深受杜甫影响，人称小杜。两人都生于末代（晚唐、晚清）；都系士族出身（杜牧祖父杜佑，三朝宰相）；都壮志飘萧，才人落魄；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抱负、有气节，忧国忧民，关心时政，注重兵事。杜牧五古长篇《感怀》诗，写安史之乱后数十年藩镇割据跋扈，边患频仍的动乱史，是著名的晚唐史诗。两人都精于七律、七绝；又都49岁卒，享年不永，相似处太多了。也许正因此，伯严末句语气极端肯定，有昭诸天地，俟成定论之意。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中，称道希诗“力追浣花（杜甫），有《诸将》、《咏古》之遗意，绘彩模声，几于具体”。《诸将》《咏怀古迹》各五首，系杜甫766年秋夔州作，均系少陵政论七律。前者以丽辞讽诸将徒享高爵，用典故喻国事艰危；后者借古迹抒己怀，自伤漂泊，这正是道希七律所擅长处。杜甫漂泊西南时期，写了一百多首七律，喜用两字做标题，举其尤者，如《蜀相》《狂夫》《野老》《宾至》《恨别》《野望》《登楼》《宿府》等等，写老病潦倒，抒政治悲怀，内中不乏史诗名篇。道希甲午战后七律，也多用两字作标题，大致按年代排列有《闻道》《追忆》（以上甲午后）《八表》（丙申1896）《有感》（丁酉1897）《有忆》《春阴》（以上戊戌间）《幽人》《平明》（以上庚子）《唐

宫》《书愤》（以上辛丑1901）等等，都是政治抒情名篇，其中不知蕴藏了多少政事隐秘。道希诗学唐，主要是学杜甫，集中有三题六首和杜诗，又特别学晚唐杜牧、韦庄、韩偓，同处乱离世事，同心系君国，“同明相照，同类相求”，芸阁诗具史诗性质，决非偶然。

（二）道希诗中特出的一个现象是易代思想、遗民意识颇浓厚

倘以道希被黜出京为前后期界限，易代思想主要在后期，甲午战后便产生这阴影。乙未在京时他有首七绝《为人题陈圆圆丽妆、道妆、优婆夷（佛）妆三小影》：“我如卧病维摩诘，卧玩轩窗日影移。忽睹丽人三幻影，沧桑浩劫不多时。”陈圆圆是清人熟知人物。清初大诗人吴伟业驰名的《圆圆曲》通过圆圆的悲欢离合，写出了王朝颠覆。更由于吴三桂因此引清兵入关，在清代士人心中，一直认为她是祸水，是亡国征兆。曾几何时，人们却将她易妆像欣赏供奉。既反映出世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冲突、融合，却多少显示出了人们心中又产生了易代思想。所以文氏即便是卧病摩诘，不关心尘俗，也发出了“浩劫不多时”的慨叹。在他尔后诗中，这阴影渐浓，从潜意识到明意识，从象征（如《落花诗》）到明写直指，如《夜宴》中“铜狄秋风”之喻；《题陶渊明集后》中“举酒忽劝长星酒，宝鼎已落他人手”；《徐家汇谒文定公祠》之“把卷独怜前世事”；《立春杂咏》“其八”之“天演留良唤奈何”，《洗心篇》的“瑶检谁封禅，元圭或告功”。至于《读元遗山集》《读韦端己集》充溢在字里行间的亡国之音就更不用提了，到他为冒鹤亭题其先世《菊饮》卷子失而复得的七律二首，易代思想发展到为本朝唱挽歌了（详见该诗“读记”）。重要的是发生在易代之际的这类文化现象，说明文化人对易代的首先警觉，具有唤起、呼应、援引作用。但清亡带有瓜老蒂落、自然凋萎性质，毕竟不同明亡于兵燹和外族继统，所以道希于诗中自我调侃“久同皂帽称遗老，为爱黄绂近道装”了。辛丑间，由陈锐、陈三立发起的“门存唱和”活动，也同样是这类易代之际诗人群体酬唱的文化现象，和明末冒辟疆《菊饮》征诗不同的是，它以忆旧形式激起乱世文人的艰难时世感，家国颠危痛，唱和范围更广，远远超出了“同光体”诗人圈子，和诗达一千三四百首。道希与同光体酬唱活动素无直接往来，竟也欣然参与，并用此韵题《元史细节》，歌颂他所景仰的“四千年

内论人杰”之成吉思汗。而他称为“先信国公”之文天祥“柴市血犹碧”（《登江心屿谒先信国公》），正是这“人杰”横侵亚欧的结果。这也是清末新文化现象，国家意识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何况有260余年历史的清王朝，早已构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改朝换代已临终结了，这些正是叶恭绰所称“其所得将出于诗之外者”。

易代思想影响甚至支配个体的出处，便成遗民意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遗民，新朝对遗民都例行宽容，这已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前文提到道希不可能事新主、转革命，只能如他的挚友伯严、子培、节庵等一样，做民国的清遗民诗人。在《读元遗山集》里，借遗山酒杯，抒自我感情，写得既苍凉悲壮、慷慨生哀；又委婉含蓄，欲言却止。两位末代诗人都经历过“艰难戎马乱离秋”；也都竭尽全力“枉道漏天犹补石，谁知沧海竟横流”；一样“飘萍身世感苍茫”，不知所归。遗山“归田许作柴桑士，上疏应称草莽臣”尴尬的遗民处境，道希能充分理解同情，或许自我也作了这心理准备。但遗山“国亡史作”，以斯文自任，“天老虞卿好著书”；加上他“论诗终不让苏黄”，“遗编万丈光芒在”，道希的选择呢？诗中那对故主的眷恋、亡国的哀痛、遗民心理、出处彷徨、个人的飘萍身世，两位诗人融而为一，深令读者感到“遗山，就是我”。道希作于丁酉（1897）间《霜叶飞》词序中，怀念故旧，有“诚知天道变衰，早死未为不幸”的沉痛语，不幸而言中，他没有成为遗民，资恨粹歿。“千古文章未尽才”，是中国学术、诗词的一大损失，令后人心痛。

（三）道希不羁之才对传统诗歌的突破和创新

道希存世唯一带结集性质完整的手抄本《知过轩诗抄》扉页上题七绝一首：“山川不发骚人兴，天地能知狂者心。凭仗纵横一支笔，可怜无古亦无今。”这首题诗具有自道家“诗序”性质，既是诗人的创作宣言，也是以诗表达的创作原因。正在沉沦的“山川”已生机斫尽，吸引不了诗人兴味，只有“狂者”心声在天壤间回响。在传统语汇中，狂者多指不羁之材，如李白自称“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辛弃疾“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道希别号纯常子，用《庄子·山木》中寓言：孔子围于陈蔡间，大公任（寓言人物）劝孔子“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纯纯常常，乃比于狂。”意谓舍弃功名，纯朴平常，同于愚狂。可见“狂”本质上有纯朴平常的一面，只是处世态度上愤世嫉俗，

不受羁勒而已。“无古无今”，涉及歌咏事物、范畴、题材、体裁都无古今限制，只是随兴之所之，直抒胸臆，也隐含自诩，凭仗诗笔，纵横天地间。道希诗作艺术形式既尊重传统规范，却又脱落蹊径，不主故常。他以诗议政、抒情、写景、咏物、叙事、寄慨、述异、论学，以诗表哲理玄奥、吟心灵脉动。大千世界，往古来今，以至现代声光化电、宇宙空间、方外畸人异物，埃及文字，无事无物以至意识思辨无不入诗。而大多数篇章是“愤吟”国家动乱，抒发“骚人”失意和“狂者”心声。上述种种，既是对传统诗歌的突破，又求诗歌能适应繁复多样的现代社会，更是创新（他集中有6题15首体裁灵活的六言诗），标志中国诗歌正从近代向现代发展。

道希诗各体皆善，风格多样，而以七古、七律最工。诗人自负称“與中读太白七古，其沉郁极处则神气飞扬，知其笔意与余略相似也”（《文廷式集·南诏日记》）。七古在道希手中，成为一种圆熟体裁，情、事、景之别，描写、叙记、议论之分全打通了，如散文一般灵活。一些史诗式名篇多集中在七古中，如阐述哲理的《萍乡毛女洞……》诗、《桑田吟》；论词的《与冒鹤亭论词，即书其水绘庵填词图卷后》；题集的《题陶渊明集后》；赠友的《相逢行赠曾重伯孝廉》；讽喻的《夜宴伯希祭酒》；写宴集的《碧江湖宴集，赠郭筠仙侍郎》，也许诗人豪情、雄才、逸兴、积愤最适宜用七古长篇挥洒，每到沉郁极处，便神采飞扬，其语不诬。七律、七绝佳处可与老杜、小杜比美。诗人博学更多表现在典故的选择、熔裁上。七律常以典故作仗，有正用、反用、明用、隐用、借用、映衬用。典故多样丰盈；内涵深刻重大；表现贴切巧妙，加上灵活虚词，使境界全新。这类诗例极多，试举诗人戊戌难中《荒村与彭鸿逵表弟夜话》中间两联：“著书卦已占阳豫，赠剑人犹忆管涔。梁甫当年吟诸葛，白登有句赠卢谿。”全用典取譬，人是乱世中的英杰；事是戡乱的伟业（建赵、扶汉、卫晋）；遭遇是困境（诸葛）、危难（刘曜）、死亡（刘琨）。诗人所取喻的人和事都是壮志未酬的悲剧，不管诗人对此意识到否，却反映出时代真实。

如此诗才，却不树坛砧，不依傍谁，这具见于他的《论诗》三首中。其三有云：“曾上崆峒探帝迹，不劳仙赠九还丹。”他在攀登诗歌“崆峒”中自有所悟，政治家的价值追求构成诗魂，诗中有史，诗中有学，诗中有识，自立于“同光体”、“新诗派”之外，卓然成家。他的诗和同光朝赣派、浙派、闽派

的代表人物如陈三立、沈曾植等，艺术上各有千秋。但诗中所反映的时代动乱，对变天的预感和哀痛悲苦，又大大超过各派首脑人物。道希对史学，情有独钟，“晚亦颇有意于是”（见前沈氏撰《芸阁墓志》）。惜不永年，未能遂愿，史才、史识，却藉诗笔表达。他于诗中追寻二千年余年王朝兴衰陵替的轨迹，发现不仅晚明晚清极其类似（见题《菊饮》卷子诗），就是西晋溃散、东晋篡夺、晚唐颠覆、宋金易主，都是历史悲剧的重演却又都逃不出治乱相因的规律。“枉道漏天尤补石，谁知沧海竟横流”，千古同心人，为此同声一哭。这就使他的政治抒感诗，比

同时代人哀国难之作，多一种迷茫的兴亡谜，悲凉的覆辙叹，厚重的历史感；诗中有如此蕴涵者，晚清以来，一人而已！

参 考 文 献

- [1] 汪叔子编. 文廷式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 文廷式. 纯常子枝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3] 钱仲联编. 近代诗钞（三卷）[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4] 钱仲联编. 清诗纪事[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1988.

（责任校对：吴侃民）

The Features of Wen Tingshi's Poetry at His Old Age

Zeng Wenbin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Wen Tingshi's poetry and strikes the key point with his two verses. The former part mainly discusses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oet's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presents how he became a poet by nature. The later part demonstrates the epic value of Yunge poetry and its sensitive consciousness. The poems have a massive sense of history with the miserable adherents of consciousness.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its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poetry.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tries to introduce it to readers by combining human and era, human and poetry. Due to the length limit for comments, some important ideas are pointed out without further illustration, which will be a great help to the future study of Wen Tingshi's poetry.

Key words: poetic history and epics; adherents of consciousness; a massive sense of history